

黃茂材字少譽福州連江人自號海濱居士
程大昌字泰之新安人
林東字子晦福州閩縣人自號三山燕子
本來子邵若愚錢塘人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一

宋鶴林真逸彭軾纂集

道可道章第一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御注曰無始曰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又曰

道不當名可道可名如事物焉如四時焉當可而應代廢代興非異常也常道常名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道者杳然難言非神口所能辯故心困焉不能知口辟焉不能議在人靈府之自悟爾謂之無為自然也。涑水司馬光曰世俗之談道者皆曰道體微妙不可名言老子以為不然曰道亦可言道耳然非常人之所謂道也名亦可強名耳然非常人之所謂名也

頽瀆蘇轍曰莫非道也而可道者不可常惟不可道而後可常耳今夫仁義禮智此道之可道者也然而仁不可以為義而禮不可以為智可道之不可常如此惟不可道然後在仁為仁在義為義在禮為禮在

智為智彼皆不常而道常不變不可道之能常如此道不可道而況可得而名之手凡名皆其可道者也名既立則圓方曲直之不同不可常矣

臨川王安石曰常者莊子謂無古無今無終無始也道本不可道若其可道則是其迹也有其迹則非吾之常道也道本無名有可名則非吾之常名蓋名生於義故有名也

葉夢得曰道無物不可得而名聖人無意於言即已苟欲言非名之則無以顯其道故存其不可道不可名者以為之常而設為可道之道可名之名以寄其非常此老氏之書所以作也

清源子劉驥曰道言其體名言其用可道可名猶百家衆技也各有所長時有所用不該不徧非真常也

黃茂材曰常之為言長也久也道與天地相終始其為長久豈人所能言哉若使可得而道可得而名則是世人之見何足以

為常經曰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道惟有一而已何以與名對老子之意欲詳以長久之道示人者耶

本來子邵若愚曰大道者至虛至靜無形無名不可以視聽求不可以思議知不可以語言及此無始無終常存不改之道自虛無始化一氣因有一氣之跡是故可道既云可道則非常存之道既有一氣之名則非常存之名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御註曰道常無名天地亦待是而後生莊子所謂生天地是也未有天地孰得而名之故無名為天地之始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故有名為萬物之母

碧虛子陳景元曰無名者指其道而言之也夫萬化未作無其強名但妙本之始既降渾淪之樸將離則易之太極生兩儀也有名者指天地而言之也天施地化茂養萬物亨之毒之如母養子故曰有名萬物之母夫大道杳冥豈係乎有名無名哉聖

人立教以明本迹之同異爾

陳水司馬光曰天地有形之大者也其始必因於無故名天地之始曰無萬物以形相生其生必因於有故名萬物之母曰有賴瀆蘇轍曰自其無名形而為天地天地位而名始立矣自其有名播而為萬物萬物育而名不可勝載矣故無名者道之體而有名者道之用也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無名謂道本無名非有非無不涉器位所謂生天地始萬

物者也分靈散景降在人身則為神性大道虛寂次道者德也德者得也萬物得之而成是生真一一者有名之始而沖氣為一謂之太極太極生天地沖氣委和降於胎中積者為形妙者為息是謂命也人生天地中天地無為因人顯用三才備矣焉物成矣故曰母
葉夢得曰昔者佛氏蓋嘗為色空之說自無適有謂之色色出於無則雖色而未嘗不空自有入無謂之空空反於有則雖空

而未嘗非色色與空雖黃帝神禹不能窺其間矣聖人亦何心焉即有以為有無物而非有故以有名為萬物之母天地亦由之而生即無以為無無物而非無故以無名為天地之始萬物亦由之而隱

清源子劉驥曰大道無形生育天地其未有天地孰得而名之故無名天地之始大道無名長養萬物及其既有萬物則有形之可名故有名萬物之母

黃茂材曰天地之始其果無乎若其采無孰從而始無名非無也不可得而名故爾及其既有其果有手亦強為之名耳經曰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又曰有物混成皆強名也母者謂其能生物也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故先天地後及萬物其言次序如是

程大昌曰天地也者總司造化闢闔作復在域中既極其大矣而老氏又即天地之上別立一目而名之曰無且曰此之無者可以名為天地之始也諸如此類皆佛流

疑以為虛夸無實者也然而易之兩儀即天地也而生兩儀者實為太極太極也者非天非地而能該天地以立於是時也無儀可做無數可數故老氏易其名而命以為無也凡老子之謂無約其等級則與太極正相應也名雖異而理正同也又曰老氏之形容此有凡三易其名而實同一理借數言之則為一者可以生萬而未至為萬也彼形而言則為像對器而言則為模曰象曰模又皆可以為形為器而其形器未及凝結者也是故上之已不為無而下之未至為物則此之謂有者無古今彼此之間而常為物生之祖也
本來子邵若愚曰未現一氣已前無形無名之時此即天地之始此不可言之道緣有一氣之名為生萬物之母此可言之道乃知我身從一而有人能以一為法悟入而見大道
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
御註曰不立一物茲謂常無不廢一物茲

謂常有常無在理其上不繳天下之至精也故觀其妙常有在事其下不昧天下之至變也故觀其微有無二境微妙寓焉大智並觀乃無不可
碧虛子陳景元曰欲者逐境生心也妙者要也又微之極也微者邊隅也大道邊有小路曰微又歸也夫虛無之道寂然不動則曰無欲感孕萬物則曰有欲無欲觀妙守虛無也有欲觀微謂存思也常謂真常即大道也無欲有欲即道之應用也
涑水司馬光曰微邊際也萬物既有則彼無者宜若無所用矣然聖人常存無不去欲以窮神化之微妙也無既可貴則彼有者宜若無所用矣然聖人常存有不去欲以立萬事之邊際也苟專用無而棄有則蕩然流散所謂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也
頽濱蘇轍曰聖人體道以為天下用入於衆有而常無將以觀其妙也體其至無而常有將以觀其微也若夫行於其微而不

知其妙則粗而不神矣留於其妙而不知其微則精而不遍矣
臨川王安石曰蓋有無者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也故非有則無以見無而非無則無以出有有無之變更出迭入而未離乎道此則聖人之所謂神者矣易曰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之謂也蓋昔之聖人常以其無思無為以觀其妙常以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以觀其微微妙並得而無所偏取也
道真仁靜先生曾道沖曰聖人雖有動靜以常為主有欲謂聖人之動微者邊也夫以無窮之妙以觀有際之物何止邊微無不照矣
葉夢得曰惟聖人為能超乎有無之外而游乎有無之間我欲求之於無故觀之於空而妙者在焉莊周之所謂觀無者天地之友是也我欲求之於有故觀之於有而微者在焉莊周之所謂觀有者昔之君子是也

黃茂材曰經言不欲寡欲可欲多矣今若曰無欲有欲則與經之言相符然無欲謂之常可也有欲謂之常可乎曰自有物以來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皆因於欲生復生生寧有盡時故有欲亦謂之常人知無之出於道而不知有之亦出於道遂欲屏心息慮入山林遠妻子流而入於釋氏空寂之說夫豈知有無同出於玄者哉程大昌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即器也器即道也特所形有上下而非判然二物也此之妙微即易之道器矣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御註曰道本無相孰為微妙物哉同根是非一氣故同謂之玄世之惑者舍妄求真去真益遠殊不知有無者特名之異耳素問曰玄生神易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也妙而小之謂玄玄者天之色也孔子作易至說卦然後言妙而老氏以此首篇聖

人之言相為終始

頽濱蘇轍曰以形而言有無信兩矣安知無運而為有有復而為無未嘗不一哉其名雖異其本則一知本之一也則玄矣凡遠而無所至極者其色必玄故老子常以玄寄極也言玄則至矣然猶有玄之心在焉玄之又玄則盡矣不可以有加矣衆妙之所從出也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兩者謂無欲與有欲靜為體動為用靜合於無動合於有動靜殊名皆本於道同會於玄暫異終同也玄謂淵嘿無象又玄謂通變無極或入於機或出於機關陰陽出入無有故曰衆妙之門

清源子劉驥曰學者當自有以入無由微以至妙原始要終未嘗不同故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者天之色所謂遠而無所至極者也玄之又玄則神之又神深之又深入無窮之門遊無極之野與虛無同其體與混元同其功萬物之妙皆由此出故曰

衆妙之門

黃茂材曰南伯子葵問女偶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夫道愈微而愈有愈窮而愈不可盡女偶九聞而至疑始玄之又玄可見於此所以為衆妙之門也歟

林東曰由微以之妙本末一致表裏相須故同出而異名而皆謂之玄玄者如天之正色言遠而無極也所謂幽深微妙道法自然者也東坡衆妙掌記以為道一而已安有衆耶又以既謂之妙雖衆可也此謂衆妙之門

天下皆知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
御註曰道無異相孰為美惡性本一致孰為善否世之所美者為神奇所惡者為臭

腐神奇復化為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美與惡奚辨昔之所是今或非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善與不善異擇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美善生於妄情凡人以情之所好為美而情之所惡為惡縱已

妄情非惡而何以己之所是為善而已之所非為不善縱之是非安有美乎夫聖人

豈無美善蓋有而不矜同於無也不矜則德全同無則害遠德全害遠美善盡矣

穎濱蘇轍曰天下以形名言美惡其所謂

美且善者豈信美且善哉

陸佃曰美至於無美天下之真美也善至於無善天下之真善也真美斯離天下皆知美之為美真善斯散天下皆知善之為善

劉涇曰妙名立則美善生矣微名立則惡不善生矣

葉夢得曰不有惡也夫孰為美不有不善也夫孰為善美生於惡則美亦惡矣善生於不善則善亦不善矣

清源子劉驥曰混沌未判萬象同體二炁既分物物為對既謂之美純樸已殘必有惡為之對既謂之善則情性已離必有不善為之對

黃茂材曰天下之所謂美不足以為美天下之所謂善不足以為善然則何以為美且善知乎此者可與入道

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聲音之相和前後之相隨

御註曰大易未判萬象同體兩儀既生物

物為對此六對者群變所交百慮所生殊途所起世之人所以陷溺而不能自出者也無動而生有有復歸無故曰有無之相生有涉險之難則知行地之易故曰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若尺寸是也高下之

相傾若山澤是也聲舉而響應故曰聲音之相和形動而影從故曰前後之相隨陰陽之運四時之行萬物之理俄造而有條化而無其難也若有為以經世其易也若無為而適已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天

之自高地之自下鼓宮而宮動鼓角而角應春先而夏從長先而少從對待之境雖皆道之所寓而去道也遠矣

碧虛子陳景元曰此六事者因於美善動入有為有為既彰偏執斯起偏執則殘賊

互生物失其性

涑水司馬光曰凡事有形迹者必不可齊不齊則爭爭則亂亂則窮故聖人不貴

穎濱蘇轍曰彼不知有無難易長短高下聲音前後之相生相奪皆非其正也方且

自以為長而有長於我者臨之斯則短矣方且自以為前而有前於我者先之斯則後矣

臨川王安石曰有之與無難之與易高之與下音之與聲前之與後是皆不免有所對唯能兼忘此六者則可以入神可以入神則無對於天地之間矣

陸佃曰有無者以言乎其道難易者以言乎其德長短者以言乎其體高下者以言乎其位聲音者以言乎其交感前後者以

言乎其終始此勢之然也

劉涇曰得鹿者俄失之失馬者俄得之得失無端相生之類也水者不車陸者不舟巧拙無端相成之類也冥陵朝菌壽夭無端相形之類也王公乞人貴賤無端相傾之類也夢飲酒者且而哭泣哀樂無端相和之類也嬰孩少壯老耄死亡無端相隨之類也

清源子劉驥曰美或為惡善或為不善是猶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聲音之相和前後之相隨此六對者可否相因終始反覆非天下之至正也昔之所是今或非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經所謂正或為奇善或為妖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

御註曰處無為之事莊子所謂無為而用天下也行不言之教易所謂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也為則有成虧言則有當愆言未免乎累豈聖人所以獨立於萬物之上而物之所不能累歟

碧虛子陳景元曰無為非拱默也謂聖人美善都忘滅情復性自然民任其能物安其分上下無擾故云處無為之事理契言忘故曰行不言之教

頤濱蘇轍曰當事而為無為之心當教而言無言之意夫是以出於長短之度雖於先後之數非美非惡非善非不善而天下何足以知之

王雱曰夫聖人無心以百姓心為心雖事而未嘗涉為之迹雖教而未嘗發言之之意故事以之濟教以之行而吾寂然未始有言為之累而天下亦因得以反常而復朴也夫惟無累故雖奇形陰陽之間而造化不能移彼六對者烏能擾之哉

陸佃曰夫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將以使人冥於真善混於真美復歸于朴而與天地造物為友者矣
清源子劉驥曰聖人體道存己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
黃茂材曰相生相成相形相傾相和相隨

天下事物莫不皆然聖人與人混處其中亦豈能捨是哉其處事也無為而為其行教也不言而言

程大昌曰此章之指正惡夫好尚外形而人得倣以為偽也

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御註曰萬物並作隨感而應若鑑對形妍醜畢現若谷應聲善惡皆赴無所辭也故曰作而不辭自形自化自生自色各極其高大而遠其性孰有之哉故曰生而不有整萬物而不為戾澤及萬世而不為仁覆載天地彫刻衆形而不為巧故曰為而不恃四時之運功成者去天之道也聖人體之故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認而有之亦已惑矣故曰功成不居有居則有去古今是也在已無居物莫能遺適來時也適去順也何加損焉故曰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碧虛子陳景元曰作動也聖人在宥天下無事無為故百姓耕而食織而衣舍舖而

熙鼓腹而遊樂其性分而動又萬物自生
卓然獨化不為已有群品營為各適其性
不恃已德功成事遂道洽於物心遊姑射
之山不居萬民之上此聖人之全德也夫
聖人功同造化使萬物咸得其極而忘名
忘己不以實位為己有故民莫覺莫知是
以其道不喪其德不去也

穎濱蘇轍曰萬物為我作而我無所辭我
生之為之而未嘗有未嘗恃至於成功亦
未嘗以自居也聖人居於貧賤而無貧賤
之憂居於富貴而無富貴之累此所謂不
居也我且不居彼尚何從去哉此則居之
至也

王雱曰形名已降莫不代謝惟道無體物
莫能違聖人體道故充塞無外而未嘗有
物應接萬變而未嘗有心如是則豈以適
然之事攬以為己功而固有之哉夫然後
離六對之境絕美惡之名越生死流處常
住法也持此心以涉世則功名雖高豈有
充滿之累乎

道真仁靜先生曾道沖曰辭拒也聖人之
道猶太空萬物動作出沒往來於其中任
其自為未嘗辭而不受納而久留生而不
有不能生為己有

葉夢得曰萬物作吾與之作而不辭生吾
與之生而不有方其為時固不自恃適然
成功吾何認而居焉此聖人所以由乎道
而終無名也

不尚賢章第三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
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御註曰尚賢則多知至於天下大駭儒墨
畢起貴貨則多欲至於正晝為盜日中宄
阨不尚賢則民各定其性命之分而無夸
致故曰不爭不貴貨則民各安其性命之
情而無覬覦故曰不為盜人之有欲決性
命之情以爭之而攘奪誑謾無所不至伯
夷見名之可欲鑽於首陽之上盜跖見利
之可欲暴於東陵之下其熱焦火其寒凝
冰故其心則憤亂傾驕而不可係道至於

聖人者不就利不違害不樂壽不哀夫不
榮適不醜窮則執為可欲欲慮不萌吾心
湛然有感斯應止而無所礙動而無所逐
也孰能亂之孔子四十而不惑孟子曰我
四十不動心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人君之謙下雌靜不
矜尚己之賢能則民之從化如風靡草柔
遜是守何有爭乎經曰我無為而民自化
我好靜而民自正難得之貨為金玉珠犀
也言上化清靜民務耕織藏金於山捐珠
於淵不利貨財不近貴富則民無貪盜之
心矣可欲者謂外物感情令人生可尚愛
欲之心也而曰不見者非遠絕不見也謂
不以見為見而為無為也若乃人君見外
物而無可尚愛欲之心者是不為色塵所
染則性源清靜恬澹而復其真一矣
涑水司馬光曰賢之不可不尚人皆知之
至其末流之弊則爭名而長亂故老子矯
之欲人尚其實不尚其名也
穎濱蘇轍曰聖人未嘗不用賢也獨不尚

之爾未嘗棄難得之貨也獨不貴之爾未嘗去可欲也獨不見之爾夫是以賢者用而民不爭難得之貨可欲之事畢效於前而盜賊禍亂不起

臨川王安石曰高賢則善也不貴難得之貨為盜惡也二者皆不欲何也蓋善者惡之對也有善必有其惡皆使善惡俱忘也世之言欲者有二焉有可欲之欲有不可欲之欲若孟子謂可欲之謂善若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是不可欲之欲也葉夢得曰民夫其性不夸於名則溺於利尚賢名也貴貨利也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故舉是二者以見吾不示之所欲得則烏有亂其心者哉

黃茂材曰不見可欲非閉其目而不之見也物之交於吾前而動於吾心者甚多將不之見其可得乎惟能見其無有可欲之處然後不足以亂吾心毛嬙麗姬天下之美也而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

骨常使民無知無欲

御註曰谷以虛故應錚以虛故照管為以虛故受耳以虛故能聽目以虛故能視鼻以虛故能聽有實其中則有礙於此聖人心虛則公聽並觀而無好惡之情腹實則膽足平泰而無貪求之念豈賢之可尚貨之足貴哉志者心之所之骨者體之所立志強則或徇名而不息或逐貨而無厭或伐其功或矜其能去道益遠骨弱則行流散徒與物相刃相靡胥淪溺而不返聖人之志每自下也而人高之每自後也而人先之知其雖守其雌知其榮守其辱是之謂弱其志正以止之萬物莫能遷回以執之萬變莫能傾不壞之相若廣成子者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是之謂強其骨

清源子劉驥曰虛其心者物我兼忘也實其腹者精神內守也物我兼忘則欲慮不萌而志自弱矣精神內守則形體充實而骨自強矣弱其志則貴乎無知強其骨則貴乎無欲故常使民無知無欲也

黃茂材曰老子之道深戒乎強今強其骨何也戒乎強者惡其與物爭也強其骨者自強也

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矣御註曰辯者不敢騁其詞勇者不敢奮其伎能者不敢矜其材智者不敢施其察作聰明務機巧滋法令以蓋其眾聖人皆禁而止之此所謂使夫知者不敢為也聖人之治豈棄人絕物而忽然自立於無事之地哉為出於無為而已

清源子劉驥曰聖人之道虛其自然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故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其為出於不為自然之妙用無不治矣此莊子所謂游心於淡合氣於淡順物自然無容私焉而天下治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一